

完全版

丁马

第十二卷

大结局

马荣成 著

远方出版社



一運風雲便化

九霄龍吟驚天

金麟岂是池中



風 雲

⑫

大 結 局

馬榮成 著

遠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云/马荣成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1.8.

ISBN7-80595-513-1/I·219

I.风……II.马……III.长篇小说,武侠小说——当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59595 号

风 云

作 者:马荣成

责任编辑:奇 英

封面设计:魏 峰

出 版: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发 行:远方出版社

印 刷:呼市新华印刷厂

印 数:3000 册

开 本:850×1168 大 32 开

印 张:144

字 数:660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95-513-1/I·219

定 价:260.00 元 (全 12 册)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聂风、步惊云跌下悬岩后即无影无踪。十二年中，不断有武林人遍天下搜寻二人，铁心岛主铁神更是派人一寻十年。

铁神终于在海边找到了再度失忆的步惊云，并杀了步惊云之盲妻，抢走了绝世神剑。但绝世神剑不服铁神，铁神为得剑心，追杀步惊云。步惊云逃到皇后陵，孔慈之魂和封陵石使他恢复记忆和武功，反杀劫开始了。

铁神乃专练兵器之铁手门的掌门，真假铁神是因一段奇冤而产生。铁门弟子怀空为师报仇，不惜卖身给帝释天，终于练成“练铁手”神功。

步惊云恢复记忆和武功后，为救被劫的儿子步天，九死一生。而这时一个自称无名第三弟子的叫无天的人广发武林贴，召开英雄会。引发了江湖动乱和武林纷争。步惊云从无名处得知英雄会是烟雾，是策划人的调虎离山计，魔头的目标是石家堡灵天塔内的秘密……。

灵天塔内究竟有什么惊天大秘密？

无名与步惊云又如何化除灵天塔之劫？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怀空——铁手门高手。

怀灭——铁手门高手。

铁神——铁手门掌门人。

步天——步惊云之子。

无天——假冒天名第三弟子发英雄贴，造成武林屠杀。

皇影——东瀛刀道大高手。

神武一夫——天皇之子，指使无天之人。

步惊云——和聂风落下深渊后再度失忆，妻女被杀后被迫再出江湖。

聂风——与第二梦成亲后隐居山林。

无名——化劫后再度退隐。

目 录

第一章	再世惊云	(1)
第二章	醉骨神水	(12)
第三章	云无常变	(23)
第四章	卓山之死	(38)
第五章	剑晨之妻	(52)
第六章	极恶诞生	(65)
第七章	劫数难逃	(78)
第八章	狂屠追空	(88)
第九章	剑下留人	(98)
第十章	猛兽出笼	(107)
第十一章	梵天圣杖	(117)
第十二章	一文不值	(130)
第十三章	惊云五式	(141)
第十四章	祭狮大会	(149)
第十五章	虎元七殓	(159)

第十六章	骆仙之秘	(169)
第十七章	无名一念	(180)
第十八章	不灭之心	(192)
第十九章	十亲不认	(200)
第二十章	无形剑骨	(208)
第二十一章	无名之帖	(218)
第二十二章	无法无天	(228)
第二十三章	屠龙之战	(237)
第二十四章	惊寂一刀	(250)
第二十五章	飞花破蝠	(261)
第二十六章	再见无名	(273)
第二十七章	天劫逞凶	(285)
第二十八章	决战皇影	(296)
第二十九章	刀剑争锋	(305)
第三十章	以死求胜	(322)
第三十一章	无名后着	(333)
第三十二章	无争之战	(342)
第三十三章	刀剑变体	(352)
第三十四章	抽刀断水	(369)

第一章 再世惊云

这是一个晴朗的黄昏，风云像前……

北水乡渔村的村民卓山，一手扶着妻子紫凝，一手牵着女儿小婷和儿子卓天，站立在风云像面前。

紫凝纳纳地道：

“阿山，你带我来这里干啥？”

卓山答非所问地道：

“凝，你摸摸看！”

紫凝身前走了八步，双手摸到了惊云石像的脚，喃喃地道：

“这是……”

原来她看不见，是个瞎子。

卓山异常凝重地道：

“凝，这就是你经常挂在唇边、十分敬重的那个江湖人步惊云的石像了！”

卓山的女儿小婷看了看石像，又看了看卓山，好奇地道：

“爹！这个步惊云的样子，好像……好像……”

卓山的儿子卓天插口道：

“对！他很像——爹！”

不错，卓山的相貌与步惊云的石像长得一模一样，看上去只是年龄比石像大了十几岁。

但，他不是步惊云，他是紫凝的丈夫……

他是卓天与小婷的父亲……

他是北水乡渔村的村民……

只是，他不是步惊云……

卓山笑了笑，抚着卓天的头，道：

“怎么会呢？步惊云是武林中的一个传说，但我这样平凡，又怎么会和步惊云相像呢？”

卓天不语。小婷不语。

他们兄妹俩仍紧盯着步惊云的石像，似乎努力地想从中找出石像与他们爹的不像之处！

卓山叹了口气，悠悠地道：

“不过，我总算有一点比步惊云优胜，就是我比他幸福，因为至少我有一个

2 风云——大结局

好妻子，和一双乖孩子！”

紫凝转身拉着卓山的手，道：

“是了！快将日落西山，我们还是赶在天黑之前下山吧！”

小婷摇着紫凝的手，娇嚷道：

“好呀！爹！娘！我今晚要吃酱烧牛肉！”

紫凝轻轻地拧了一下小婷的鼻子，笑道：

“真馋嘴！”

一个白色的身影如电般从卓山面前擦过，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长长的铁匣！

怀空！

在经过卓山身边的一刹那，他扭头看了卓山一眼，心里惊叫道：

“啊？步惊云？”

※

※

※

时值正午，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一只形单影只的小渔船正停在海边。

渔船的船头坐着两个中年渔夫——

一个矮胖身材，头戴草笠。

一个瘦高个子，尖嘴猴腮！

瘦高汉子面带不悦地咕咕哝哝着道：

“见鬼！耽搁了老半天，这带连半条鱼尸也没有！”

矮胖汉子在船舷上敲手中的旱烟筒，一指海中的一片岛屿，道：

“不如到那边去看看吧！”

瘦高汉子神色微微一变，道：

“唏！老黎，你不知道吗？那边水域终年大雾，很容易迷失方向的！还有，据老一辈的渔人说，那边时常会传出一些怪声！那些叮叮当当的，并不像是海上应有的声音，反而像一些……金铁交击声！”

两位渔夫所谈论的那个岛，叫——

铁心岛！

其实，这个岛原来是个荒岛，后来怀空的师父铁神住进了这个岛，就给它起名铁心岛。

瘦高渔夫所说的叮当声，正是从岛上的一座山窟内传出。

山窟外站立着几名彪形大汉。

这时，岛的上空传来一阵鹰鸣——

“呱！”

一名大汉忙打开了山窟的石门，一只庞大的雄鹰从天而降，振翅飞进石窟内，落在一个秃顶白须的老者肩上。

“鹰奴回来了！”

白须老者朝一个正在火炉旁打铁的汉子道：

“主人！一定是怀空有消息了！”

打铁的汉子身着一件嵌着血红龙行图宝蓝长衫，电目开阖间，恍如火炬一般，配着那墨黑似漆的长须，十分威武。

他正是铁心岛的岛主——

铁神！

他这时正有节奏地抡锤打铁，一对赤红如火的巨目，目不斜视地盯着手中正在锤炼的一柄长剑，听到白须老者的声音，头也不回地道：

“好！老夫等了很多年，他终于有消息回来了！你就把信读出来，看看空儿是否已经找到步惊云？”

白须老者“嗯”了一声，从鹰奴脚上取下一个纸卷，摊开来朗声读道：

“师父，弟子一去多年，一直无法找到步惊云的下落，不过最近却发现一个与步惊云相像的人。

他叫卓山！如今居住在一个叫作北水乡的渔村内，并以打鱼维生。

他更早已娶妻生子，育有一子一女。

但他的妻子紫凝，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村女！

这个卓山，无论容貌与年龄，均与步惊云相当吻合。

然而，却始终不见绝世好剑的踪影。

弟子已在密切留意这一家人，如果有进一步的发现，当会尽快通知师父！

还有，一别多年，不知师父身体如何？请师父好好保重，念甚……”

站在白须老者身侧的两大护法之一神武使，冷笑道：

“嘿！这小子既然知道自己出外已久，迄今只找得这些微消息，真没用！”

铁神微微摇头，道：

“这也难怪！江湖上敬重与憎恨步惊云的人何其多，可是这些年来，他们也找他不着！空儿能找得这点线索，已属难得！看来，老夫命不该绝！”

神武使道：

“主人你病情日益加重，恐怕不能再等了！既然已经有消息，我看要不要多派些人去帮助怀空？”

铁神没有回答，神武使的话，却斜瞥了白须老者一眼，道：

“心使，你的意见如何？”

白须老者原来是铁神座下两大护法的——

心使！

心使捋着白须，道：

“主人依属下愚见，暂时还是不要张扬为宜。不过却可以派怀灭、白怜与怀空会合，以他们三人的才智，什么事都可以迎刃而解！”

心使一向足智多谋，善解人心，所以名曰——

心使！

铁神点头，用赞赏的语气道：

“唔！不愧是以心为名的心使！铁心岛之内，也只有你最明白老夫的心！”

神武使有些不悦地道：

“好！那属下立即去办！”

说罢，便匆匆向外走去……

心使关切地道：

“主人，你已打铁多年，身体要紧，何不停下稍歇片刻？”

铁神的巨锤边有节奏地落在长剑上，边道：

“不行，打铁就是我的生命！那种不断敲铁的响声，每一下都在振奋着我的心，让我知道自己仍在生存着。我恐怕如果我一旦停手，就连生存的意志也会松懈，给那病夺去我的命！我一定要支持下去，直到空儿找出绝世好剑，替我治病为止！”

心使双手垂立，面容一征肃穆，恭立不动，盯着铁神的背影道：

“主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把绝世好剑带回来的！”

铁神没有答话。

心使也没有再说话，只听得“叮当叮当”的打铁声……

※

※

※

怀空步履沉重的走进这家简陋的渔家大院。

他的心和他的步履一样沉重——

因为他将要做一件只允许成功、现时不允许失败的事找到绝世好剑，为师父治病！

紫凝笑着，摸索着迎了上来，道：

“年轻人，你来啦？”

怀空点了点头，目光停落在紫凝身旁小婷的身上。

紫凝虽然看不见，但她似乎能感觉得到，抚着小婷的头道：

“这是我女儿——小婷！”

小婷冲着怀空友好的一笑。

怀空报之一笑。

紫凝又道：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渔民收获最丰、也是最忙的日子，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短期帮手，工作为期两个月，工钱二两，为了方便出海，我们会提供食宿的！不过捕鱼的生计相当辛苦，年轻人，你可熬得住？”

怀空拍了拍胸脯，道：

“不成问题！”

紫凝微笑着道：

“真爽快！那你叫什么名字！”

怀空乱编了个名字：

“我叫小六！”

就这样，怀空终于混进了这个卓山的家。

不知不觉，已过了七日，怀空也逐渐与他们一家稔熟起来。

怀空正在船头晒网，小婷一蹦三跳地跑了过来，晃着手里的小泥人道：

“小六哥！这个泥娃娃是哑伯伯给我做的，好不好看？”

小泥人捏得很逼真，活生生的！

怀空点头道：

“好看！而且栩栩如生！”

小婷扯着怀空的衣角，道：

“小六哥！哑伯伯还为我做了许多娃娃，你跟我来，我给你看我的收藏品！”

怀空停下手中的活计，抚着小婷的头，笑道：

“我今日还有许多事要做，不如你给你大哥看看吧！”

“大哥？”小婷撅着小嘴道：

“他对很多东西都没兴趣……”

小婷是一个很开朗活泼的孩子，许多关于他们家里的事，怀空也是从她口里探知的！

不，她却有一个相当独特的大哥。她的大哥就是卓天！

卓天今年十岁，但仿佛早已没有了童真，反而流露出一种这个年纪不应有的冷漠。

怀空在他家里七日，他从来没有和怀空说过半句话。听说步惊云童年时也是不喜欢说话，怀空从这个孩子身上，似乎隐隐看到了步惊云的影子。

卓天与紫凝从菜场回来，一群村童在后面不远地跟着，朝卓天扮鬼脸，恶语中伤：

“听说，那些终日跟着娘亲裙脚的人，叫裙脚仔！多难听呀！”

“哈哈！卓天！没有你娘拖着你的手，便不敢出来逛吗？”

甚至，还有一个大个子男孩朝卓天扔石子。

卓天回头冷冷地望着身后的村童。紫凝拉拉他的手道：

“天儿，别理他们，我们回家去！”

卓天顺从地又朝前走去。

高个子男孩晃着拳头道：

“嘿！望什么？有胆便过来吧！”

另一个男孩怪笑着道：

“不过看你这个脓包，怎会有胆过来呢？”

的确！卓天常跟着紫凝。

但他对于所有人的嘲笑，充耳不闻，小小年纪，竟然已经有如此非比寻常的胸襟！

怀空心想：

“他真的是裙脚仔！脓包？我看未必！”

怀空的想法也自有他的道理，在他来卓天家的第三天，怀空也亲眼所见……

卓天与紫凝路经一座小石桥时，紫凝由于眼睛看不见，被一块石头拌得一个趔趄，向河中摔去。

卓天第一时间扑上前，猛力用雨伞将紫凝推倒桥上，自己却跌进了河里。

他不是脓包！更不是裙脚仔！他只是比寻常孩子更懂得孝心！

卓山家里，除了一双子女，还有一名老仆，叫做哑三！

怀空听小婷说，哑三来他们家已经五年了，大都在家里协助紫凝打理些杂务。

哑三虽然是个仆人，但卓山一家人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般对待，相处得乐趣融融。

但怀空感到哑三不喜欢他！哑三也不时注意怀空的一举一动。哑三的一双眼睛炯炯生光，他，看来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再者，卓山一家的左邻右里，也对怀空不太友善，例如隔壁的泉嫂、彪叔，斜对门的鸿伯……

他们似乎在监视怀空！还有卓山的妻子紫凝……

一天晚上，怀空正在灯下想心事，紫凝领着小婷敲开了他的门。

紫凝道：

“小六，你还没有睡？”

怀空点点头，把他们母女俩让进屋里。

紫凝从小婷手里接过一碗点心，道：

“日晒雨淋的，你喉头一定很干燥了，我弄了点甜点给你！”

小婷插嘴道：

“是呀！芝麻糊是娘亲的拿手好戏，包你回味无穷的！”

怀空心头升起一阵温暖，忙道：

“谢谢！”

紫凝把点心放在桌上，拉着小婷走了，在走出门口时道：

“小六，明天还要出海，早点休息吧！”

怀空“嗯”了一声，心里暗道：

“一碗甜点，一点心意……可能我自小已没有家，所以倍感受到紫凝待人的热诚与温暖，他们一家待我如同亲朋，可是我却别有用心，真是惭愧……但无论如何，当前要务，我也必须为师父找出绝世好剑！”

卓山，他会否是真正的步惊云？

坦白说，除了与步惊相貌相像之外，他根本没有半分像步惊云！他只是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好丈夫！

不过，怀空相信，如果卓山真的是步惊云的话，即使他手中无剑，他心中也会有剑！怀空想试一试他！

※

※

※

第八天，正午时。

卓山站在船头看怀空收网，道：

“今天风和日丽，相信收获必定不错！”

怀空认真地收网，没有答话。

卓山又道：

“小六，干了这么多天，辛苦吗？”

怀空回头，笑了一笑道：

“有一点！不过在辛苦当中，自己也有一些人生体会！”

卓山“哦”了一声，等道怀空继续说下去。

怀空接着道：

“我发觉人生就像撒网一样！每一次撒网，所捕的鱼获到底有多少，都是个未知之数。就如人不断付出，也不知自己的努力会否得到同等的回报。或许，在知与不知之间不断努力，正是做人的乐趣吧！”

卓山望着鱼网道：

“小六，你真乐观！”

顿了顿，又道：

“可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他应该清楚鱼群的习性动向，他的网除非不撒，一撒便该知道自己这网鱼有多少收获！”

怀空继续收网，道：

“你看来很有把握，你干了捕鱼多少年？”

卓山答：

“十二年。”

怀空又问：

“十二年？那十二年前你又干些什么？”

卓山努力地思索着、追忆着，似乎又一时想不起来自己在十二年前到底干些什么！

怀空奇道：

“你怎会不记得从前的事情？”

卓山笑了笑，道：

“其实，从前的事也不为重要，人，应该放眼于现在和将来！只要现在活得开心，又何需定要缅怀过去呢？”

“对！”怀空点头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将来会如何呢？”

卓山平静地道：

“我没有你那样年轻，所以我对自己的将来十分清楚！我相信，只要我安守本份，与紫凝把一双子女抚养成人，便已十分开心了！”

怀空剑眉一挑，道：

“就是这样简单？”

卓山蓦地神色变了变，盯着鱼网，“哦！”了一声。

怀空忙朝鱼网望去，只见鱼网破了一个大洞几条又肥又大的鱼正从破洞处蹦跳而出！

卓山皱眉头：

“糟了！鱼网破了！”

怀空盯着卓山的脸，道：

“看！纵使是经验老到的渔夫，也间或会有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卓山微微领首道：

“的确！这就是你所说的人生乐趣！”

“轰——隆——”

一声惊雷在一道银蛇划过长空后响起，震人心脾！看样子，有暴风雨即将来临！

卓山翘首望空，喃喃地道：

“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天色突然变得这样差，看来，人真的无法清楚未来！”

怀空将鱼网用力拖上甲板。

卓山扫视了一眼鱼网，又看了看怀空，道：

“要下雨了！我们赶快回去吧！”

怀空心道：

“是试他的时候了！”

遂从网中抓起一条鲂鱼，假装一失手，鲂鱼猛地向前一窜，向卓山飞逝过去。

卓山不慌不忙，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双手向射来的鲂鱼轻轻一抓，鲂鱼便在他铁钳似的大手中动弹不得了！

好利落的手法！

——这手法，犹如一个剑手！

而且，刚才怀空是贯劲把鲂鱼震飞过去的，他居然信手拈回，显然可见他的内功底子非轻！

这时，远远的海面上，也有一只小渔船。

船上坐着两个渔夫——

一个青年人，一个中年人！

两人的眼睛，一直望着那边卓山的渔船。

中年渔夫道：

“这小子果然不简单！他在试卓山！”

青年渔夫冷声道：

“既然有人插手此事，看来我们也不宜再耽误下去了，须速战速决，尽快行动！”

中年渔夫略皱眉道：

“不过这小子也非善类，为防计划有误……”

青年渔夫打断中年渔夫的话道：

“先除掉他！”

卓山的小船缓缓靠岸了。

卓山拎着满满两筐鱼踏上岸边的木桥，向岸上走去。

“卓山！”

一个肥胖的中年汉子向海边急奔而来，朝卓山大声喊道。

卓山驻足，道：

“肥伯，你为何这样着急？”

肥伯伸手摸了一把额头的汗，神色慌张地道：

“不得了哪！你女儿出事了？”

卓山一忙，道：

“什么？”

肥伯皱眉道：

“别发呆了！快跟我来！”

说罢，转身急奔而去。

卓山也清醒过来，鱼筐一扔，紧随肥伯而去！

两筐鱼，洒出了一半，在海边的地上蹦跳着……

怀空将小船系在一根木桩上，举步走上木桥，心下思索着：

“如果卓山真的是步惊云，那绝世好剑又在哪儿呢？”

可能，也会藏在他的家里……”

突然，桥下传来一阵轻同的水响，打断了怀空的思绪！

“桥下有异！”

怀空刚刚反应过来，“噤”地一声，小木桥破了，一个灰色身影手持一把长剑，从怀空面前破桥而出，挟起一道水幕！

是小渔船上的那个青年渔夫，不过此时他脸上蒙上了一块黑布！

“嗤”，脚下又传来一声利剑刺破木板声！

怀空忙向后疾退。

一把利剑从桥上刺破木板而出，只要怀空动作稍慢一点，利剑便会刺穿他的脚板！

怀空冷哼一声：“来者不善！”

身子一晃，陡然欺身，“空元手”使出，右手五指成钩，向已快缩回桥下的剑尖抓去。

就在利剑只剩一寸长在桥面时，怀空的手抓住了剑尖，发力一扯，利剑竟被他扯出桥面，到了他的手里！

怀空冷声道：

“各位是那路人马？我看你们是认错了人吧？”

“没认错，要找的便是你！”

怀空话音刚落，水中飞出一条人影，飘然落在怀空面前数丈远处，阴森冷笑道。

来人正是那个中年渔夫！

他的剑刚刚被怀空夺去，但不知怎地，手中又有一把剑。

青年渔夫冲怀空喝道：

“废话少说！小子！受死吧！”

怀空缓缓举起利剑，放在眼前吹了口气，然后用袖子轻轻将剑身抹了一遍。利剑慢慢向前平直伸出，一声清啸，身剑合一，暴进疾上，刹时剑芒闪烁，满天剑影犹如银蛇狂舞，飞龙盘旋。

远隔数丈，青年渔夫与中年渔夫便感砭骨侵肌，浪潮般涌来的剑招一招接一招，一式连一式，快得令人头晕目眩，不知有多少支利剑绵绵不绝地向他们胸前要害攻来，端的是狠、准、凶、猛、劲、疾，敌不住架不着。

青年渔夫与中年渔夫身不由己左闪右避，连连倒退了几步远，仍然躲不过怀空凶猛绝伦的攻击。

怀空一连攻出三十多招，直把两位渔夫逼得手忙脚乱，退至岸边，这才稳住脚步。

中年渔夫大喝道：“布剑阵！”

话音一落，与青年渔夫一上一下地攻向怀空，招招杀着，并不是像认错了人！

怀空冷笑道：

“区区一个剑阵，还难不倒我！”

面不改色心不跳，一把利剑锐不可挡，千百朵剑花闪闪生辉，千条银色剑芒恰似奔雷，凌厉疾速。招里套招，式里藏式，绵绵不绝，滔滔不尽，令两位渔夫的剑阵难以施展威力。

两位渔夫只得小心翼翼地把手中长剑舞成一团密不透风的剑幕，不求攻敌，只求自保，但仍挡不住怀空凌厉的攻击，怀空的利剑好几次刺破他们的剑幕直逼胸前要害。

怀空心慈手软，因而一直未下杀手，但也被他们弄得心烦气躁，怒喝道：

“快住手！否则我再不客气！”

青年渔夫冷哼道：“废话！”